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三回 夜行船賊人探路 天妃廟公子遇仙

卻說李公正在吃酒，觀看河邊春景，忽聽鑼聲震耳，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，卻見一隻船從橋那邊過來，上邊插著黃旗，上面寫著字，是天竺進香的。後面又是一隻大船，旗上寫的是「欽命頭品頂戴四川總督部堂」。兩隻船一起敲鑼，所以鑼聲震耳。探頭望窗下一看，卻有只航船停泊在那裡，桅上燈籠的字是「杭州嘉善」。原來，南方與咱北省不同，來往盡是水路，有航船，搭客裝貨，定准日期來回，就叫航船，與北方的集船相似。這條船就是嘉善到杭州、杭州到嘉善的來回船。李公心中想道：我走了幾天，旱路的風景也都領略過了，今何不就搭這航船去，也見見水路的情形，豈不方便。便趕緊催面，拿過來就吃。吃完算賬，共是二□一文銅錢，又額外兩文錢是賞堂倌的酒錢。立起身，取了雨傘，背上行囊，剛要出門，對面來了一人，身穿紅青哈喇馬褂，頭戴青緞邊的夾氈帽，青緞套褲，白布長筒襪，紮著護膝，黑布皂鞋，馬褂的鈕釦都不扣上，胸間露出紫花布襯衣，紮著一條玫瑰紫搭膊，背著一小卷行李，那梢頭露著刀柄，與李公打了一個照面。李公仔細一看，那人有三□來年紀，鷹頭鼠目，兇惡異常，便知不是個善良之輩。那人這一雙眼睛也盯在李公身上。李公趁其回頭的功夫，看見他耳朵後邊有一個小瘤，便記在心上，轉過身望外就走。心中想道：此人好生奇怪，難道看上我這一肩破爛行李不成？一面想，一面走下大橋，由東邊小夾道轉到河下。一看，正是停泊航船的地方，便向前高叫道：「管船的，什麼時候開船？我是要到杭州，特地來搭船的。」那船上有個伙計，正在那裡劈柴燒飯，聽見有人搭船，他便探出頭來招呼說道：「開船還早得很哩！我們這航船有一定的規矩，要到吃過晚飯，落過太陽，還要點完一支蠟燭方才開船。你看這太陽還在樹頭頂。客人有事且請去幹，到掌燈時再來也耽誤不了。」李公聽說道：「這也罷了；我且問你，搭船到杭州要多少錢？」船家道：「每位四百，飯錢在外。」李公道：「飯錢多少？」船家道：「你這客人，真沒出過門。一飯一菜，每客三□。這也是我們船家的老規矩，是祖宗留下的這個定例，出門人哪個不知道，你還要問嗎？」李公道：「這就一回生二回熟，下次搭船我就不問你了。我且把這行李放在船上，待開船的功夫我來。」船家說道：「可以，使得。」說完，便上前來接。李公把行李、雨傘就交待他，問道：「你這管船貴姓？」船家道：「我叫燒火阿二，本姓張，因為我媽嫁了姓李的，便又姓李。」李公道：「我這兩件東西，你卻收明白了。」阿二說：「錯不了，你就是一包金子交給我我也錯不了。不要說你這點兒鋪蓋。你且瞧真了，這兩傘是拴在包袱上的，回來還照樣交給你。」李公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說罷，仍轉身由夾道回到橋上。

靠橋欄望西看去，見是□里塘河，兩岸人家接連不斷，房後多有水閣，一群群的鵝鴨隨波上下游泳往來，甚是好看。怎見得有詩為證：

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泛清波。

李公觀看一回，見天色尚早，便想道：我既到此地，何不隨喜一回，等吃過晚飯，然後下船。便順著腳步走過橋來。

行不多遠，見有一座大廟，修蓋得莊嚴華麗。簷下豎著一塊雙龍蟠金的匾額，大書「敕建天妃宮」，正門卻是關著。右邊門洞裡坐著一位道士，穿著青布道袍，手拿棕拂，面前擺著香盤卦筒，一塊小小粉牌上寫著「善斷吉凶」四個字。李公向來不信九流三教。見有許多人在那裡問長問短，便走上前去看個熱鬧。見那道士童顏鶴髮，碧眼朱瞳，三綵白鬚飄飄欲仙。

李公雖不信江湖，見這道士品格非凡，倒也肅然起敬，不覺上前一步。道士抬起頭來，看見李公，便立起身來，拱手道：「貴人何來？請裡面待茶，貧道尚有一言。」李公道：「師傅看錯人了。小可初學經商，路過貴地，即欲下船趕路，沒有功夫耽擱，有負美意，改日再奉擾罷。」說完便轉身要走。道士攔住道：「貴人不必相瞞，此非說話之所。貧道也非本地人氏，早知今日之會，自嶗山專為閣下而來，在此恭候已非一日。緣分既到，豈可錯過？閣下試看，貧道豈是江湖騙子？何必如此相拒！」李公聽他說話有因。知非平常，便拱手道：「師傅言重，學生遵命就是。」道士哈哈大笑，叫一個小童將卦攤收起。道士將袍袖一整，深深的向四圍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有慢眾位，改日再請光臨，恕貧道不得奉陪。」眾人看道士舉動古怪，個個看著李公，想知個究竟。誰想這道士忽然下這麼個禮，分明是攆大眾走的意思，卻又是恭而且敬，萬不能挑他的錯處。只得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個多出門去了。道士讓李公先行，叫小童領路，走過穿堂，轉彎進月亮門，是一個寬大院子。松柏成蔭，綠苔鋪地，中有一個團瓢，便讓李公進去。你道什麼叫團瓢？就是在平地搭一個草屋，彷彿窩鋪的樣子，卻比窩鋪高大，並且整齊乾淨。大凡修仙學道的，多用這個去處存身，為的是雲遊天下，到處安身來得簡便省事。

閒話少講，言歸正傳，李公走進團瓢一看，並無桌椅，地上鋪著一張棕墊，壁上掛一個葫蘆，西壁下一個石爐，炭火通紅，煎茶初熟。道士讓李公坐定，便親將葫蘆取下，探手進去，取出兩隻茶杯，就爐上提壺斟茶奉上。李公接在手內，覺得一陣清香，直通腦際，非尋常雙熏官片的香味。正是：

寶鼎香濃茶乍熟，幽居人靜鳥窺簾。

不知道士留待李公到底是什麼意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